

去红椿

尹君

上野草伴着野草、脚印覆盖着脚印,山风再大也很难穿透时间凝固的壁垒。边远、闭塞、贫穷成了当时红椿的代名词。现在的红椿,嘿嘿,你们自己去走走看看吧。两声“嘿嘿”的笑声勾起了我想出去走走看看的欲望。

反正是凉爽,干脆走着去。早早吃过晚饭,从我居住的大坪村一农家乐朝着场镇的方向走去。来到镇上,眼前的景象超乎我的臆想,整个场镇,即便是在黄昏时候也集市般热闹,客居的老人手里拿着时令蔬菜蹲在地上和当地村民讨价还价,快落山的夕阳把她们脸都照得亮堂堂的。劳作的人们在此时也陆续回家,不一会儿,晚风绕着饭香,从这家、那家的大门中、窗户里漂了出来,整个天空便弥漫着腊肉伴着洋芋的香气。山村的夜来得很迅猛,夕阳刚刚在山头消逝,暮色还未来得及在若隐若现的树尖上闪现,它就从山顶铺天盖地压了过来。多政府门前的广场上,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在温柔灯光的照射下,翩翩跳着具有土家风情的摆手舞。一位曾上过《星光大道》的巫山本土歌手,在众多避暑人的簇拥下,饱含深情地演唱着歌曲——“三峡雨哟,三峡云哟,细如丝哟,柔如锦哟,牵动儿女思乡情……”歌声一阵高过一阵,时间好像被轻盈的晚风揉散了,漂浮在空中,夜晚变得极其清凉而热烈。我愉快地感受着这里的一切,它的轮廓,它的峰峦,它的房舍,它的街道,它的树林,它的光影与呼吸,它夜晚的灯光呈现出的遥远和宁静,都使我不忍再早早睡去。这,比其他避暑的地方更多了一份人间烟火气。

天上的月,那么白,不在月光下喝几瓶啤

酒,吃几串烧烤,就辜负了那轮圆月。银白的月光下,不忍睡去的大有人在,几个烧烤摊前人满为患,我们一行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桌坐了下来,我们都不说话,好像谁一开口,就坏了月光的规矩。但阿生还是没忍住,大声说到,不痛饮几杯才是辜负。于是,我们频频举杯,连同行的女人们也忍不住举起了手中的酒杯,不一会儿,个个脸上一片桃红。

我们歪歪扭扭回住处的时候,皓月当空,道路两旁的草丛里,偶尔传来几声虫鸣。明晃晃的月光下,一位衔着烟袋的老人在门前的一块沙石上磨刀,说是明天一早进山砍一些细竹回来,扎一个篱笆,护住门前那方长势葱茏的青椒和茄子,免得被鸡们啄得不像样子,就不好卖了。老人说,今年的旱情很严重,地势低一些的地方,很多庄稼被干死,他种的蔬菜却长势很好,特别畅销,高山不怕旱嘛。说完,老人又低头磨起刀来。我看见,老人一手执刀,一手撩水,刀刃的噼啪声和砂石的沙沙声在月光下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,他拇指撩过的地方,是比月光还要耀眼的刀锋。

那一夜的月光,因为那些翩翩起舞的人们,那些淡定从容的村民、那些光芒四射的锋芒和老人脸上讳莫如深的笑容而变得生动无比,回到住处,我酣然入睡。



诗雨

南木子(诗二首)

守望台

语气褪去了青涩,秋风就来了
红红黄黄一路染过去
仿佛绵延本身,也仿佛收割本身

一批游客突然平坦地出现在山顶
从他们被白云朵镶边的眼睛可以看出
爬上来的过程
适合用山路一笔带过

一旦有人站在守望中
草木就会给他一张熟悉的面孔
所有的叶子变成唯一一片

仅仅是隔着几座山
他就再不能回到另外的叶子中去

柏枝山是一味药

其实是两味不一样的药——
方竹笋和阿妹,永远在梅滩河的对岸
与柏枝山在水一方

这么多年,方竹笋始终淡淡的
像反复隐退的山深处
治疗一个人眼中浓雾

而阿妹苦涩,为了成为山的一部分
早早地戒掉了对枝头的依赖
一头扎下去
救活一整座山的鸟鸣
有人转身,往回走

你来了,她说
我来了,他说



大地要燃了!立秋已过去十多天了,天气没有一点儿转凉的意思,反而热得更加厉害。清晨起床,推开窗,火辣辣的太阳,早已挂在蓝湛湛的天空中了,毫无遮挡地施展着它的武威——老家那条小河被晒得露出了河底的石头。路边的野草都低垂着头,草丛中艰难开出的几朵小花,也蔫不拉唧,一副久病未愈的样子,连一只蝴蝶都引不来。街道上,即便洒水车刚洒了水的,车辆一过,滚滚热浪伴着阵阵尘土便扑面而来,使人浑身难受。阳台上,那排高大杨柳树的叶片提前变黄,树林中偶尔憋出一两声要死不活的蝉鸣,像久渴的人,嗓子干得叫不声来……

巫峡大地正遭受着六十年一遇高温大旱的炙烤和煎熬。去红椿避暑成了当地人除摩天岭、月亮湾、梨子坪外的重要选择。我渴望哪天也能到这些地方去凉爽一下,把焦躁的情绪缓解一下。

8月19日下午,具作协一帮人受红椿土家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邀请,到红椿去走走看看,多少有帮助提高当地知名度与丰富地方美感的意思。2019年9月,红椿乡被国务院表彰为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”,2020年11月,获评“重庆气候清凉避暑地”,第十批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等荣誉。“魅力土家、康养红椿”不仅是当地政府致力打造的远景目标,更是红椿乡人民群众发家致富的民生产业。这样的审美发掘和宣传报道工作,正是这些写作者可以做一点儿贡献的地方。有幸,这次我跟着他们去了。

从县城到红椿将近70公里。车到铜鼓镇

木槿花开

陈桂林

早晨,我正在做饭,被女儿急着拽去她的卧室,“妈妈,快看,开花了”,她一脸兴奋地指着窗台。哇,果真开花了,紫色的喇叭花,花瓣厚重而美丽,其他枝丫上还冒出了几个花骨朵儿。我看着花瓣上面的露珠,心情顿时宁静、沉静,抱起女儿站在窗台,我们仔细端详着眼前的惊喜,如同得到了世界最珍贵的礼物。我抚摸着花瓣,仿佛抚摸了母亲的温柔。我俯下头问女儿:孩子,不知道外婆门前的那盆花开了没有。“肯定开了,上次回老家我就看到那盆花发芽了。”一定也开花了吧,花瓣应该也是紫色的,叶子也像这样茂密而青翠。这花连接了我对母亲的思念,传递着我和母亲的心语。更幸运地是我的女儿是见证者,她没有见到过外婆,但她终会明白我们之间的爱。

这花枝是我托人从老家带出来的,等我拿到手上的时候,已经有些枯焉儿了。因为是折的枝丫,没有根,等到今天开花,彼此之间的期待是有情感的。这花的名字,我也是问了很多,核实了资料才知道的。“木槿花”非常拘谨少见的名字,然而在我的老家,遍地都是。第一次见到她们,还是我很小的时候,记得到爸爸水池旁边的菜园,须经过一个石板桥,桥下面的溪水四季流淌,石桥两边长满了这种木槿树。我最喜欢跟着爸爸去菜园看他种菜,每到秋天,木槿就会开满黄的、紫的、白的花,一朵朵,一簇簇,一行行。当年爸爸好像称这些木槿为“懒泥巴树”,我是从他那儿知道这些木槿很好养的,折一根枝丫插在土里就活了。菜园周边的木槿,都是我爸爸种的,一年一年增加,枝繁叶茂,遮掩住了小溪,在菜园种地就不担心会掉进溪水里。那时候,每到木槿花开,我总忍不住摘几枝带回家,插在卧室的水瓶里。从来没有想过,有一天,这些木槿会跟着我来到现在的家里,再次守护我和我的女儿。

今年清明,我回老家探望母亲,没有再烧纸钱,而是去花店买了一个花盆,装满泥土,放到母亲坟前。我想在里面种一种花,盼望花开能装点母亲的家园,她能看得见。我有想过在网上买些鲜花,可是我等不及,我尝试着跑去父亲水池旁边的菜园,还好,木槿树还在,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枝繁叶茂,至少他们都还活着。我迫切地折了几枝,小心翼翼插在花盆里,然后给她们喝饱水,抹干花盆周边的泥土,盼着花开。

暑假的某一天,我突然开始想念母亲,想她还活在人世间,哪怕天涯海角,我也去找找我。无赖之中,我托邻居从老家帮忙带回几枝木槿,也是让他从父亲菜园折的。受托之人很用心,白天早早折了木槿,用塑料袋包好,当天没有便车,第二天才拖人帮我带回城里,这一来二往,等我把五枝木槿拿到手上的时候,已经过去一天一夜。我赶紧把她们插进阳台的花盆里,给喝饱了水。一日看三回,过了好些天,其中三枝开始慢慢精神起来,再过了几天,另外两枝逐渐枯萎下去。本打算拔掉枯萎的两枝,可是不舍,就让她们长在盆里吧,叶子枯萎了至少还有枝干,在都是美的……

转眼秋天到,三枝木槿叶子绿油油的,在两枝枯黄枝干陪衬下,那么可爱那么宝贵。一朵花开,再过几日,另一朵花开。每日,我总忍不住在窗台驻留,看花开花谢。突然间,不再那么孤单,我仿佛看到母亲门前那盆花也一样,朵朵花开,朵朵花谢,秋去春来,生生不息。从此我不再那么痛彻心扉地思念母亲,仿佛她就在身边,亦是接受了她的远离。思念可以打破孤独,爱可以照亮前行的路。因为木槿,我们相依,因为木槿,我们启航。木槿花开,像极了天下母亲的模样! (作者系巫山县融媒体中心干部)



影像巫山

《红叶红了》

卢先庆 / 摄

当冷寂遇上温暖

——读吴佳骏散文《一个人的巫山》

刘红梅

阴霾散去,阳光照来。“这是个冬天里少有的晴日。太阳早早地露出笑脸,将光芒洒向河面。水波一浪连着一浪,仿佛整条江都铺满了黄金。”这就是自然的魔力,面对每一个亲近它的人,可以叫面容由阴转晴,可以让心情拨云见日;这就是修心者的秘笈,可以叫心窗开阖自如,可以让愉悦任性来去。迷茫与混沌,只不过是秋晨霜花蒙着的那层薄烟,阳光轻轻一抹,消散无痕。于是,空气是暖暖的,太阳是笑着的。天高云淡,世界辽远而高耸。那个沉浸在辽远世界中的人说,“我看见山在山之上,宛如云在云之上”。这当然是巫山的山,巍然屹立,层层叠叠,此起彼伏,连绵不断;这当然是巫山的云,飘然流转,轻灵随性,错落层出,踪迹难定。能够这样描述眼中的山与云的人,他的心一定放到了屈原笔下“表独立兮山之上,云容容兮而在下”的山巅,体会到临仙境的超然;在心中筑起一座精神的高台,逢低迷躁动惶恐难安之时,就去膜拜。

轻浅渐去,厚重填来。站在巫山的土地上,想到远古;看着巫山斑驳的山影,想到岁月,这应是一个思想厚重的人,习惯于去时空的隧道里踽踽独行,思考生命的走向,探求人世的秘密。“那些山形状各异,是自然界雕刻出来的杰作。右边的山,比左边的山颜色要深一些,斑斑驳驳,那是岁月走过留下的痕迹。”“我凝视着山壁上的图案,我以目光抚摸它们,我一下子生出了幻觉。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苍鹰,在山的上空翱翔和俯冲。那崖壁上的每一个图形,都是我用翅膀拍击出来的梦想。山收藏了我的梦想,也就收藏了一个弱小

生灵的眼泪和欣悦,搏击和长啸,悲歌和苍凉……”唯有满怀的爱,才能催生作者对本无生命的崖壁本无情感的壁上生物的脉脉温情,去“抚摸”这些无生命无情感的物象;唯有满心的希望,才能催动作者在想象中化身为苍鹰,在高崖悬崖上“拍击”出梦想。这拍击出的梦想,传递着生命中抗击苦难的力量,昭示着长路上追寻远方的执着。同时,这也是自然给深情的思想者的回馈。在这里,你可以腾飞,你可以搏击,你可以肆意唱歌,你可以尽情追逐梦想。来去随意,升降自由。

伤痕淡去,深情涌来。“我想象阳光如何使山有了高度,想象山如何让阳光有了柔情。”山的高度锤炼心性的厚韧,高山仰止。阳光又赋予人心以柔性。山有了高度是人性有了高度,阳光有了柔情是人心有了柔情。“我还想象,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临巫山的时候,那些山该是怎样的生机勃勃;而当暮晚最后一抹晚霞从巫山消失的时候,那些山又该是怎样的孤孤单单。”“我一直坚信,巫山的群山是因为阳光而获得了永恒,就像巫山的水是因为群山而获得了灵性。”日复一日储存下来的阳光和温暖,足够抵挡随暗夜而来的孤单,所以,作者说,阳光让巫山的群山获得永恒。永恒的群山孕育了山中人们巍峨坚韧的品格。杜甫写王昭君,“群山万壑赴荆门,生长明妃尚有村”,群山万壑中出生成长的昭君,大山的韧性融进了她的血液,她,才经得了北漠风沙侵袭,才承受得住胡人野蛮的蹂躏,才肩负得起民族和平大义。巫山,“碧丛丛,高插天”的群山,赋予这里的人们同样的品格,于

风霜不怕,于艰难不惧,于邪恶不屈,于毁誉不动。作者,这跋涉而来的异乡人,用那颗敏锐的心,觉察到了这藏于天地间的秘密。

孤独存在,幸福也在。作者心里,守候来幸福,一定很丰富,一定会长久。他说,“有的幸福却需要四季持续的守候,才能换来一生的辉煌和宁静。这样的幸福是深刻的,甜蜜的,温馨的。”这明明说的就是神女,用爱情的信念支撑自己,等待千年复千年。作者是肯定这份等待的,他应该也是崇敬这份等待的。尽管舒婷说过,“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,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”,但这毫不影响他笃定的爱情观。谁说幸福屡屡相似?幸福该是各各不同。朝夕相守是幸福,天涯咫尺更是幸福。永生难见,依然珍藏爱情,依然守望爱人,这种爱,唯其难得,更显可贵。需得承受无穷无尽的孤独。幸好,作者说了,“没有孤独的爱是虚幻的,没有爱的孤独也是虚幻的。只有懂得在爱中享受孤独,或在孤独中享受爱的人,才能通向爱的圆满。”这可谓爱的教程,人们从中可以窥见爱的境界。

夜睡去,人醒着。生活证明的不是你的得到,而是你的经历。美国畅销书作家,迈克尔·辛格在《清醒的活》这本书中写到,“知道自己痛苦的不痛苦,知道自己伤心的不伤心,知道自己焦虑的不焦虑。”我们不能让自己最脆弱的部分主宰我们的人生。我们不断吸收能量,我们不断磨砺心性,我们不断锻造意志,我们不断修炼品格,以求,刚柔可济。

“月亮之上,夜色浩茫,无涯无际;月亮之下,一个旅人,独倚凭窗。”这个夜,这个旅人,与月辉同在,与自己相亲。

